

嶽

麓



書院

朱汉民 主编

YUELU
SHUYUAN

在古木参天、浓荫蔽日、山光水色的湘江西岸，
有一片典雅、庄重的古建筑群，
这就是为世人所瞩目的“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
当你离开喧嚣的城市，摆脱繁重的生存负担，徜徉于千年庭院，
你也许会被这古朴、清新、优美的环境所吸引。
但是很快你就会发现，这里更为珍贵的，
却是它闪烁的文化光彩和浓郁的文化气息。
这里的每一组院落，每一间房舍，每一方石碑，甚至每一片砖瓦，
都深含着隽永的文化品味……



嶽

林鹿

書院



朱汉民
YUELU
SHUYUAN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岳麓书院/朱汉民主编 .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10

ISBN 978 - 7 - 5667 - 0083 - 4

I . ①岳… II . ①朱… III . ①书院—介绍—湖南省

IV . ①G649.29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4856 号

岳麓书院

Yuelu Shuyuan

主 编: 朱汉民

责任编辑: 雷 鸣 肖立生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印制: 陈 燕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410082

电 话: 0731-88822559(发行部), 88821594(编辑室), 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 0731-88649312(发行部), 88822264(总编室)

电子邮箱: pressxls@hnu. cn

网 址: <http://www.hnupress.com>

印 装: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6 开

印张: 11

彩插: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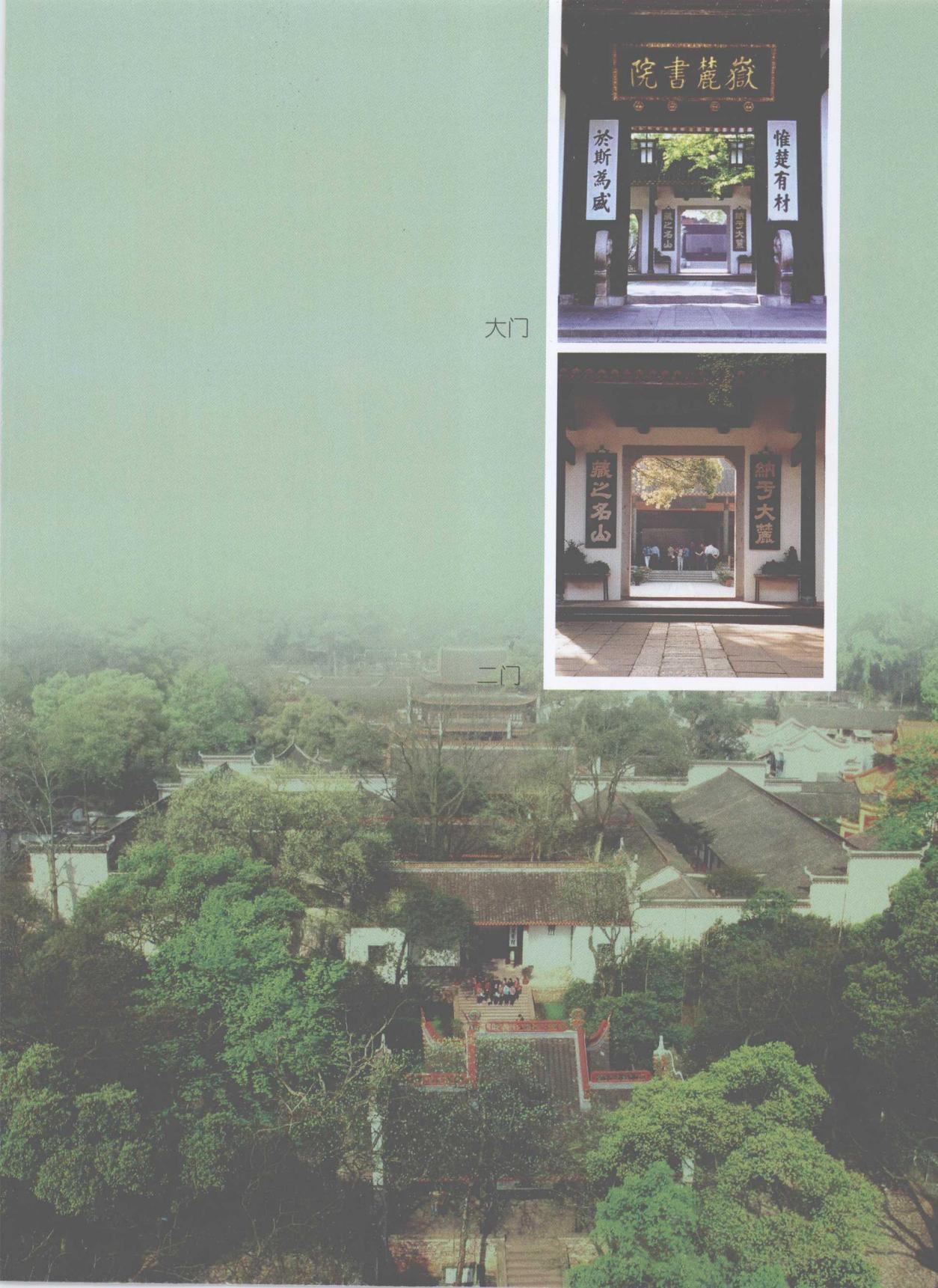
字数: 152 千

版次: 2011 年 11 月第 3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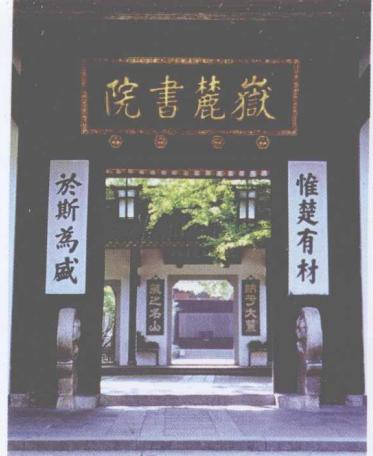
印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667 - 0083 - 4/K · 57

定价: 30.00 元



大门





爱晚亭



道冠古今牌坊



饮马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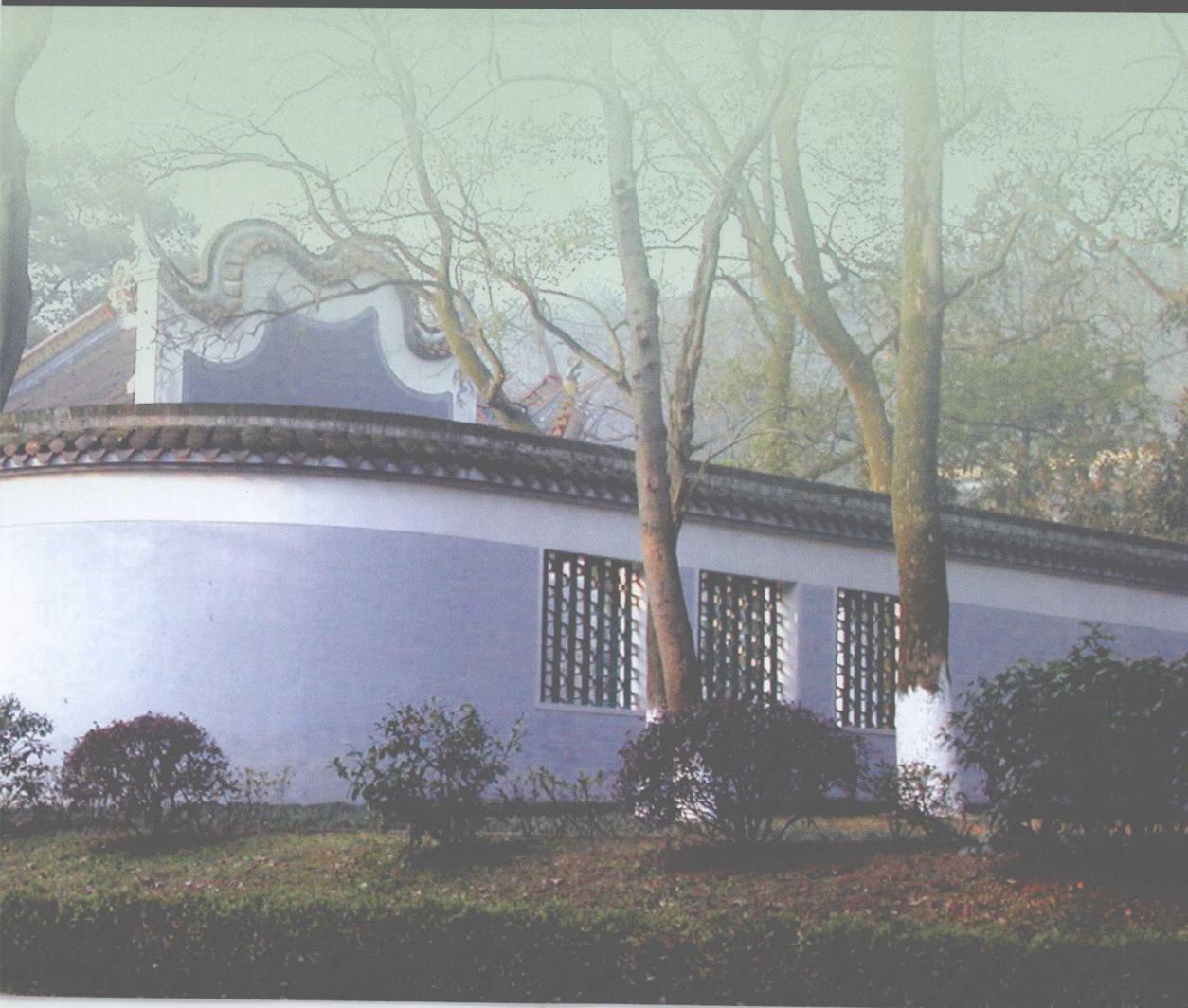
回廊



百泉轩前的石桌凳



百泉轩前的鱼池



湘西故有藏室背陵而面壑木茂而泉潔為士子肄業之地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置以待四方學者歷四十有一載居益加葺生益加多李允則來為州請於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於是書院之稱始聞天下鼓笥登堂者相繼不絕自紹興辛亥更兵革灰燼什一僅存間有留意則不過襲陋仍弊而又重以撤廢鞠為荒擗過者寥寥乾道改元建安劉侯下車既別姦夷奸民俗安靜則葺學校訪儒雅思有以振起湘人士合辭以書院請侯竦然曰是故章聖皇帝加惠一方本勸勵長養以風天下者亦可廢乎乃命郡教授婺源郭頴董其事鳩廢材用餘力未卒歲而屋成為屋五十楹大抵悉還舊規肖閣里先聖像於殿中列繪七十子而加藏書於堂之北既成栻促多士往觀焉為愛其山川之勝槩字之安排徊不忍去以為會友講習誠莫此地宜也已而與多士言曰侯之為是舉也豈特使子群居佚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亦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惟民之生庶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聖賢者出三代導人教學為本人倫明小民親而王道成夫子在當時雖不得施用而兼愛萬世實開無窮之傳果阿歟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位天地而草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以至於飲食起居言動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膏肓之謬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與善乎孟氏之發仁深切也齊宣王見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則教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論堯舜之道本於孝弟則欲其體乎徐行疾行之間指掌見孺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知其所以然半苟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於中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窮而其初則不遠也是乃聖賢所傳之要從事於茲終身而後已可也雖若閑居屏處庸何損於我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豈特為不負侯作新斯宇之意哉既侯屬栻為記遂書斯言以屬同志俾母忘侯之德抑又以自勵云爾

乾道二年張栻撰
長沙周昭治敬書

张栻《岳麓书院记》木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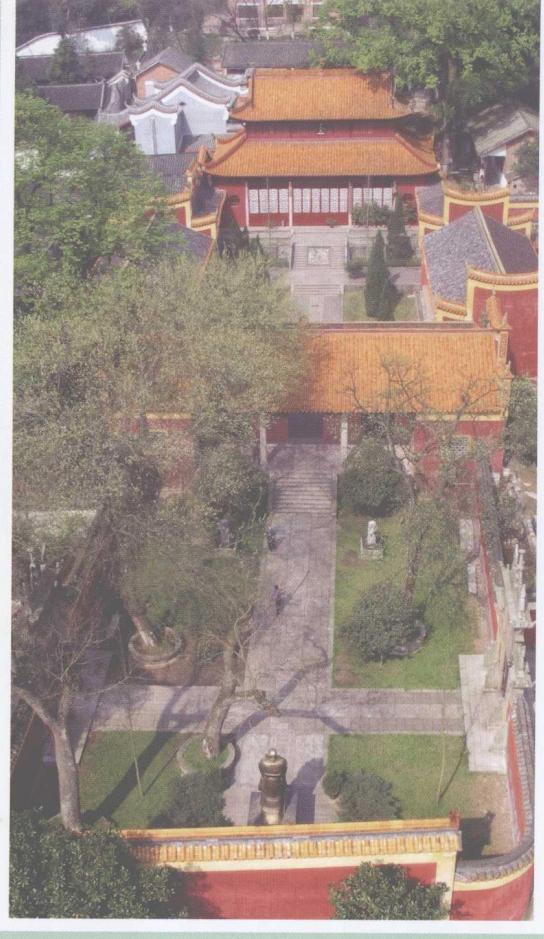


朱熹題：
道中庸碑 极高明碑



欧阳正焕手书碑 (上)
朱熹手书碑 (下)

明刻程子听箴碑



文庙远景

御书楼



代序

中华文化地标：岳麓书院

代序

中华文化地标·岳麓书院

001

每一个读书人心中，都会藏着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一个安顿精神的读书处。

在历史名城长沙的岳麓山下，你会发现这正是读书人梦想的好处所——滚滚波涛的湘江西岸，古木参天的清风峡口，有一座幽静、古朴、典雅的院落。这里，既有山水相融的灵秀、泉洁林茂的恬静，又有白墙青瓦的素雅、回廊相连的清趣。

这个读书人的梦境，就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唐末五代战乱中，许多儒生苦苦寻找读书处，从而激发了智璇等两个和尚购书建屋，初建学校。到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太守朱洞响应读书人的呼吁，将其建成一所正式的学府。岳麓书院因凝聚了一代代读书人的梦想，在历经了一千多年历史风雨的剥蚀后，仍然顽强地延续下来。一代代皇朝建立而又瓦解，一门门豪族兴起而又衰落，但是，这个典雅的庭院却保留下来，既古老而又常新。是什么让这个恬淡的庭院获得如此穿透时空的恒常生命力？

是一代代读书人对梦想的执著！做一个读书人，其实就是用我们先祖创造、积累的文化精华充实自己的头脑、熔铸自己的灵魂。所以，古代儒生从遥远的地方会聚到这座清幽的庭院，不过是因为这里的书楼收藏着中华文化的浩繁典籍，这里的讲堂有启人心智的开讲与辩难，这里的祠庙供奉着自

已景仰的先贤往圣，这里的斋舍有许多与自己心灵相通的求学者。宋朝的岳麓山曾流传着民谣“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表明当时读书人有着怎样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文化追求！当时，因受书院名额限制，不少湖湘之地的读书人甚至以“终生不得卒业岳麓为恨”。所以，在这个凝聚着读书人梦想的古朴书院中，汇集了许许多多志向高远、才华卓著的求学者。譬如，南宋时期，岳麓书院会聚了一批心志相投、学脉相通的读书人群体——湖湘学派，他们是那个时代建功立业的骄子；明末，岳麓书院来了一位求学者王夫之，他立志于“六经责我开生面”，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内忧外患的清中期以后，来此求学者中不断涌现杰出人才，包括一代代的思想巨子、文化伟人、军政精英，其中有魏源、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唐才常、杨昌济等等。所以，清代岳麓书院大门增添了一副霸气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是谁创造了这个读书人的梦境？岳麓书院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融铸力？

毫无疑问，是一代代关心教育事业、立志文化传承的儒家士大夫。他们不仅自己是寻梦人，更是他人的圆梦者。他们凭借自己对教育的热爱、对文化的使命感、对时代的责任感，为岳麓书院的建设、延续、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以宋代为例。北宋著名学者周式担任山长，人才辈出，受到宋真宗皇帝的召见，并拜命他为国子监主簿。但是，周式辞退了真宗皇帝的任命，怡然回到这个山间的庭院。真宗皇帝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辞退任命，而更向往山间淡泊的读书、教书生活。历史上，像周式这样的既是寻梦人又是圆梦者的几乎是数不胜数。南宋时期被称为“东南三贤”的著名理学家张栻，倾其心血将岳麓书院打造成闻名全国的理学重镇、湖湘学派的学术基地；与张栻为道友的朱熹，是一位继孔子之后的文化巨人，他两度到岳麓书院讲学。他白天理政，晚上过江讲学至深夜，将岳麓书院建设成“道南正脉”的文化驿

站。又如倡导要经世致用的事功学派陈傅良，他在书院讲学时劝导求学者要能够经世致民、建功立业。南宋后期两位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承朱、张学统，在湖南主政期间，到岳麓书院讲学、祭祀，推动书院的振兴与发展。这里所举仅仅是宋代，以后各朝各代均出现了一批批这样的儒家士大夫。到了元朝，有刘必大、刘安仁、吴澄，明代有陈钢、杨茂元、王守仁、张元忭、邹元标、吴道行等，他们在此推动了教育和学术的振兴和发展。清代更有许多著名学者、教育家主持书院，如车万育、李文炤、王文清、罗典、欧阳厚均、王先谦等大儒先后在此主持讲席。像罗典、欧阳厚均均任山长长达27年之久，将自己的毕生心血献给了这所古老书院的教育事业。正是他们为一代代读书人圆了这个美丽的梦，并使这所千古而常新的书院具有强烈的文化吸引力、教育的融铸力、思想的创造力。

读书人寻找自己精神家园只是个人的梦想，但是无数的梦想累积起来，就可以创造文化的奇迹、历史的丰功！

首先，岳麓书院逐步演变成为湖湘文化的源泉，成为湖南人的精神圣殿。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体系中独具特色又居有重要地位的地域文化。湖湘文化是在两宋时期中华文化重心南移与儒佛道文化综合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中开始成型并崛起的。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湖湘文化的成就与特色总是可以追溯到岳麓书院的历史渊源。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历史过程，也是湖湘文化形成、发展并形成特色、创造辉煌的过程。岳麓书院积淀的学风，成了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岳麓书院的学术创新，成了湖湘文化的核心文化；岳麓书院培养的人才，更体现出湖湘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

其二，岳麓书院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孕育思想、创新学术的基地。在中国学术文化发生重大变革的宋元明清时期，岳麓书院一直是新兴学术思潮重镇，从而在民族文化的更新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南宋时期，理学大盛，理

学家张栻主持岳麓书院讲席，并且形成了当时学界很有影响的湖湘学派；朱熹两次在岳麓书院讲学传道，更是形成了学术鼎盛、文化繁荣的历史局面。明代中叶以后，心学思潮兴起，王阳明及其弟子王乔龄、张元忭、季本、邹元标等亦纷纷来岳麓书院讲学，使岳麓书院再度发挥极其重要的学术大本营的作用。清朝乾嘉学术大兴，岳麓书院又成为考据之学的基地。中国学术文化发生的重大变革，都可以在岳麓书院找到推动的力量。

其三，岳麓书院成为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十分罕见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萌芽于唐末五代，但那时还只是一些读书人会聚读书的临时之所。北宋时期才成为一所教学设备完备、管理制度严谨、学术氛围浓厚的高等学府，并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以后，由于一代代学术大师、教育名家的苦心经营，岳麓书院遂成为宋代著名书院中规模最大、规制最完整、保存最完整、人才培养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书院，成为中国书院史、中国教育史的杰出典范。而且，在晚清中国开始改革学制的时候，岳麓书院先后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高等师范学校、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完成了从古代书院到近代学堂、现代大学的转型。更令人惊喜的是，今天的岳麓书院仍是湖南大学的传统国学的教学、研究基地，延续其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的功能。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再创辉煌！

岳麓书院是读书人的梦境，她无意创造了读书的奇迹。

朱汉民

（原载《光明日报》2010年10月5日“中华文化地标”栏目开篇）

一 北宋创建

北宋是中国书院制度的奠基时期。萌芽于唐代的书院教育，到了北宋开始成为一种独立于官学之外的独特教育组织，并涌现出不少闻名全国的书院。岳麓书院就是北宋创建的一所著名书院。

(一) 文化名山

005

院以山名，山因院盛。岳麓书院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坐落在岳麓山下。古人视岳麓山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是衡山之麓，因而得名岳麓。岳麓山近市而不喧，林深而泉甘，因而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

名山多佛道，岳麓山早已成为宗教活动的中心。西晋以前，这里是道士修炼的“福地”。禹王碑下苍筤谷上有一个幽静的“蟒蛇洞”，又名“抱黄洞”，传言是当时道士修炼之处，曾建有万寿宫、崇真观等道教建筑。以后，传说有道士邓郁父子及徐灵期到此修炼，这些都说明当时岳麓山有相当规模的道教活动。

自西晋佛教传入、麓山寺创建以后，岳麓山的佛教势力日益发展。著名的“湘西二寺”之一的麓山寺（原名慧光寺），建于西晋泰始四年（268年）。它比佛法传入三国东吴只晚二十多年，为湖南最早的佛寺之一，有“湖湘第一道场”之称。唐开元十八年（730年），大书法家李邕写了著名的

《麓山寺碑》。李邕（678—747）工文善书，取法二王（羲之、献之），而自成一家。《麓山寺碑》为其代表作品，文词华茂，字体秀劲，加之刻工传神，因此人称“北海三绝”（李邕曾官至北海太守，又称李北海）。与麓山寺并称的道林寺，起于六朝，盛于唐。唐代名书法家欧阳询曾题写了“道林之寺”的门额，有“道林三百众”之称。“邻居尽金碧，一一梵王家”的诗句，真实描述了唐代麓山佛教的发展，已形成寺庵林立、殿阁相望的景象。

岳麓历来为文人骚客所眷顾，自神禹开疆以来，文士们寄寓隐居、游息读书，为麓山增添了光彩，为开创书院创造了文化条件。如陶侃、马燧、裴休、杜甫、沈传师、刘长卿辈开舍结庐，云蒸星璨。晋代陶侃曾居麓山“杉庵”，其址就在书院之内。道光十五年（1835年），两江总督陶澍复建“陶桓公杉庵”一间，并刻制麓山寺碑于内，以为纪念。唐将马燧（726—795）曾建道林精舍于道林寺旁，作为文士活动的地方。当时亦有称道林精舍为“书院”的，因它是隐居读书之处，故也是儒家的活动阵地。

儒、佛、道之间的交流融合，为岳麓文化的新发展开辟了道路，也为岳麓书院的创办奠定了文化基础。当然，只是在岳麓书院创建后，作为文化名山的岳麓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以儒学为中心的岳麓文化的新局面。

（二）书院创建

唐末五代战乱，文教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北宋王朝统一全国，结束了唐末五代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政治稳定，生产发展，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士子们要求读书的愿望也十分强烈。北宋初，统治者虽也采取重文政策，但注意力用在发展科举上，对教育发展十分不力，宋初83年间，官学没有任何新的发展。萌芽于唐末五代的民间书院，这时因适应了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故得到了蓬勃发展。

岳麓书院也是在宋初兴办书院的热潮中正式创建的。但是，在书院正式

创立之前，这里已有一个萌芽形态的学校，它是岳麓书院的前身。

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战乱，文教遭到破坏，而湖南偏远，更为落后。智璿等两个和尚推崇儒者之道，割地建屋，购书办学，使士人“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岳麓书院就是在此基础上“因袭增拓”而成。可见，这个书院的雏形体现了儒佛之间的相互联系、影响和融合。僧人崇儒者之道而办学，说明儒学对其有深刻影响；而书院又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并吸取了禅林经验，反映出宗教对儒学的影响。儒佛之间的影响和融合客观上促进了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的繁荣，特别是促进了书院本身的发展。

二僧办学图



北宋开宝六年（973年），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当时地方官学未兴，有识之士提出要在州治所在地长沙创办学院。麓山有幽静的环境和智睿的办学基础，是办学的理想地方。开宝九年（976年），在刘鳌的倡议下，朱洞把僧人兴办的学校扩建为书院，于是岳麓书院诞生，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文教基地。岳麓书院不是官学，但一开办就受到官府的支持和帮助，而且后来历代重兴，也多由地方官员主持，形成了岳麓办学的一个特点。

咸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重新扩建书院，使岳麓书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李允则经过一番调查清理和扩建发展，建成了一所颇具规模并形成基本规制的书院。李允则还想进一步取得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咸平四年（1001年），他上奏朝廷为岳麓书院修广舍宇，并请得了国子监的《释文》《义疏》及《史记》《玉篇》《唐韵》等典籍。这是岳麓书院首次得到朝廷的赐书。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员六十余人，求学者显然不限此数，因而李允则又在湘江西岸增设湘西书院。

李允则的扩建，标志着岳麓书院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的规制已经形成，以及学田设置的开始，从而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讲学部分是书院规制的首要内容，它包括讲堂和斋舍。讲堂是老师讲学论道的地方，斋舍除供学生住宿外，又是平时读书自习的场所。李允则扩建书院时确定了讲堂在书院的中心部位，以后书院屡有衰落和发展，中间设讲堂这一布局特点，始终未变。

藏书部分为书院不可缺少的内容，它与书院的名称及由来有着密切的联系。书院在唐代主要指藏书、校书之地，到宋代形成教育机构时，它收藏图书典籍这一特点依然没有丢失。李允则收集图书，正式建立了藏书楼，并把国子监经书藏之于书楼。以后，岳麓书院又多次请得历代朝廷所颁经籍，藏书楼又有“藏经阁”“尊经阁”“御书楼”等名称，且大都安置在讲堂之后的中轴线上。藏书楼为书院的唯一楼阁建筑，显示书楼在书院的崇隆地位。

供祀部分也是书院的重要内容。宋以前的学校就有祀先师的祭祀活动，